

LONGYIZHONGWEI MINGDE DONGWU

我们能驱散历史在无意
间布下的重重迷雾吗？

一种

一种未明的动物

马小星著

华夏出版社

LONGYIZHONG JIEMIN DEDONGWU

我们能驱散历史在无意
间布下的重重迷雾吗？

纪

一种未明的动物

马小星著

54K10/01
华夏出版社

401036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一种未明的动物/马小星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10

ISBN 7-5080-0555-4

I. 龙… II. 马… III. ①图腾—中国②文化史—中国 IV.

①G122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8799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23千字插页2

199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8.00元

我们必须带着对于大自然的无边法力的更大虔敬和对于我们的愚昧和弱点的更深切的自惭去评判。多少可能性极小的事物，为一些忠厚可靠的人所证实，即使我们仍不信服，至少也得把它们暂且当作结论。因为，断定它们不可能，便等于带着卤莽的臆断去自命知道一切可能。

——M·E·蒙田

目 录

引言 关于“龙棚”的传说 (1)

最能引起我兴趣并使我沉浸其中的,乃是一个很少被人想到的古怪问题:“这个故事在生物学上有什么依据吗?”

第一章 云遮雾障 龙归何处 (9)

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使龙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模糊了。然而,即使我们将讹传、误认、冒用等各种因素充分估计在内,仍无法彻底排除龙作为一种动物的现实可能性。

第二章 被遗忘的历史记载 (21)

历经两千多年风雨剥蚀而依然保存下来的这些记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目标——一种在自然的长河中曾经出现过、却被现代学术界所忽视的珍稀动物。

第三章 来自松嫩平原的目击报告 (51)

令人惊讶的是,直至1944年,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某处江滩,还有数百名群众亲眼目睹了这一罕见的巨型动物,并且依照古来流传的方式,重演了一幕救助“黑龙”的动人场景。

第四章 在神话与现实之间 (69)

古代文化以龙为喻,并非凿空乱道,而是言有所据。不论民间艺术家们给龙添上了多么奇异的色彩,它的基本形象及生态特征,依然没有脱离隐藏在背后的那个生物原型。

第五章 千古悠悠说“夔龙” (89)

在远古的某一时期,龙曾经是可以豢养的,并且还出现过以豢龙为专业的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古代豢龙师的经验,难道真的就灰飞烟灭、不存片鳞了吗?

第六章 龙、蛇、蛟、鳄异同辨 (110)

龙、蛇、蛟、鳄,分别是四种动物,不可混为一谈。蛇、鳄是现存的动物,实物俱在,一目了然;龙、蛟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动物,后来渐趋绝迹,今已名存实亡。

第七章 鱼性未泯的古老动物 (135)

龙之形象“与鳄鱼为近”,但并不等于就是鳄鱼。我们搜索的目光,曾经长时间停留在现代爬行类的身上,却没有意识到龙很可能是一种跟原始鱼类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古代两栖动物。

第八章 龙无尺水 无以升天 (160)

古代人民要求控制降水量的强烈愿望,为什么不寄托于其它动物,偏偏要投注到这种被称之为“龙”的动物身上呢?会不会是跟这种动物本身的特殊习性有关呢?

第九章 今人不见古时月 (181)

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古代居民实际接触到的珍禽异兽,其种类之繁多,历史之古老,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有其名而无其物者”,未必都是出于古人的假想。

第十章 从环境到政治的“指示生物” (199)

古人对于“四灵”的崇拜和宣传,最初跟生态保护的意识有密切关联。这种朴素的动物崇拜,后来被纳入了政治伦理化的歧途,生物界的珍品被改造成了政治界的“神物”。

结 语 一个半醒半睡的梦 (218)

某些动物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将这些动物赋予何种人造的意义则是另一回事。如果说古代社会有关龙的种种传言带有梦幻色彩,那也只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

附录一

我写作《黑龙》一文的缘起 任青春(225)

附录二

为了寻访“黑龙”的目击者 戴淮明(231)

附录三

走访在肇源的土地上 马小星(246)

附录四

风去风来走风华 崔万禄(279)

引言

关于“龙棚”的传说

本书伊始，请允许我先来讲一个故事，一个流传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关于“龙棚”的传说故事：

吉林省九台县，有个地方叫冷棚。其实，这地方早先年是叫龙棚的，后来叫白了，才叫成冷棚。当初为什么叫龙棚呢？说起来话就长了。

先前，这地方是个很小的村庄。村庄里住着一个小伙子，名叫张祥。张祥靠着一手好木匠活儿，养活老母和媳妇。张祥的手艺比鲁班还巧，不但能盖房子，修桥，还会做飞禽走兽，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河里鳊的，没有他做不上来的。周围百儿八十里，没有不知道他的。

张祥的名声，一来二去传到了龙宫。这一年龙王要修龙宫，请遍了天下的能工巧匠，张木匠也被请去了。张祥到了龙宫，就锯拉凿砍，雕龙画凤，修起龙宫来了。

张祥是个爽快人，到了龙宫，跟龙王平起平坐，称兄道弟，闲时候还跟龙王开开玩笑。龙王看张祥手艺好，也不敢小瞧他。日子长了，他在龙宫里就混熟了。那些虾兵蟹将、龙子龙孙他都认得了；龙宫里的大事小事，像行云作雨、发水涨潮啦，他也都知道。

张祥身在龙宫，心里可常常惦记着家乡。有一天晚上，他

和龙王闲唠嗑，唠来唠去他就问龙王：“龙王大哥，我们家乡那边今年是旱啦，还是涝啦？”龙王一查旱涝簿子，说：“木匠兄弟，你们家乡今年是大旱哪！”张木匠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咯瞪”一下子，可着急啦，又忙问：“龙王大哥，既然大旱，你咋不去行雨呀？”龙王说：“木匠兄弟，你不知道龙宫里的规矩呀！哪儿旱哪儿涝，早就安排定了。今年你们家乡要大旱九十九天啊！”张木匠一听大旱九十九天，心里更急啦。他想起过去家乡闹旱灾，地旱得直冒烟，眼看到手的庄稼全旱死了，家家户户都吃草根，啃树皮，有的就饿死在道旁边。如今要大旱九十九天，这可让乡亲们怎么活下去呀？可让老娘和媳妇怎么活下去呀？张木匠心想：无论如何，得想法搭救家乡父老，搭救老娘和媳妇。他就求龙王：“龙王大哥，看在小弟面上，你就行雨救救我们家乡老百姓吧；若不，连我老娘和媳妇都得饿死呀。”龙王听了张木匠的话，哈哈大笑，说：“木匠兄弟，你真是直心眼。你给我修龙宫，将来我多给工钱，你娘和媳妇尽管吃好的喝好的，天再旱也饿不死呀！”张木匠说：“那些老百姓怎么办哪？”龙王说：“你有吃有喝就行啦，管他们干啥？”张木匠一听这话，可气坏了，就顶了龙王一句：“若是你亲戚朋友龙子龙孙都活活饿死了，光给你好吃好喝，你就不心疼？”这一句话，可把龙王问得哑口无言。龙王说不过张木匠，一甩袖子回龙宫去了，说啥他也不行雨。

张木匠看龙王走了，还是不行雨，心里说：你走了，我也会走！他收拾收拾家什，就吵吵着要回家。他这一吵吵，龙王可就着急啦，怕他走了没人修龙宫，就赶紧跑出来拉住张木匠，说：“木匠兄弟，怎么走啊？”张木匠说：“家乡大旱，我得回去看看。”龙王心想：这木匠真难斗啊！又一想：我多给他点金银财宝，他就死心了。龙王就拿出一颗宝珠，递给张木匠，说：“你们一家三口一辈子也用不完哪！”龙王还以为这回张木匠准乐了

哪！哪曾想，张木匠接过宝珠，看也不看，就扔在地上了，还是对龙王说：“你不行雨，我就走。”这下子，龙王恼羞成怒，翻脸不认人了，心想：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龙王不是好惹的。他喊声：“来人，给我绑上！”当时就过来几个虾兵蟹将，把张木匠绑上了。龙王一瞪眼睛，问张木匠：“张木匠，你修不修龙宫？”张木匠可一点不怕，他也一挺胸脯，问龙王：“龙王，你行不行雨？”龙王说：“我不行！”张木匠说：“我不修！”这可把龙王活活气死啦，他哇呀哇呀乱叫说：“拉出去，给我——”他刚说要杀，又一想，杀了可没人给修龙宫啦。于是，龙王下了一道命令：虾兵蟹将看守张木匠，只准他呆在干活的地方，不准他出去，若是他不修龙宫，就让他老死在龙宫里。

这回，张木匠可难住了，出又出不去，这可怎么办呢？他在干活的地方转来转去，想啊想啊。冷丁的，他看见了自己那把斧子，灵机一动，有啦！他操起斧子，那些虾兵蟹将还以为他要干活呢。谁知张木匠却照着立柱，当当当三下，就把立柱给砍断了。这立柱一倒，可了不得了，就听龙宫“嘎吱吱”山响，眼瞅着龙宫向一边慢慢地倒下去。那些虾兵蟹将架也架不住了。龙宫里的家什摆设，都稀里哗啦东倒西歪。那些虾兵蟹将、龙子龙孙，都觉得头迷眼花直转悠，站也站不住啦。这下子，龙王可吓坏了，龙宫若倒了，他还当什么龙王啊！他连忙跑出来，口口声声地喊：“木匠兄弟请停手！”央求木匠快别让龙宫倒了。张木匠看见龙王那个可怜相，又生气又好笑，说：“不让它倒也行，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龙王急得什么也不顾了，说：“你说吧！”张木匠说：“一，马上去行雨。”龙王说：“行。”张木匠说：“二，把旱涝簿子改了，以后永无旱灾水灾！”龙王说：“行。”张木匠说：“三，行雨的时候，我也去，我说下就下，说停就停。”龙王说：“行，你只要别让龙宫倒了就行。”张木匠见龙王都答应了，就拿根柱子，往节骨眼地方一顶，说也怪，龙宫立刻就稳稳

当当的，不往下倒了。龙王看龙宫不倒了，这才松了口气。可龙宫还斜歪着哪！他又问张木匠：“木匠兄弟，龙宫还斜歪着呢，怎么办哪？”这时，张木匠的怒气也消了，他哈哈一笑，又管龙王叫起大哥来，他说：“龙王大哥，这好办，等你行完雨，我就把它弄正道了。那时啊，我把龙宫给你修得比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还要好！”龙王听了，真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时候，也只好改了龙宫的老规矩，派龙去行雨。他给张木匠一件龙袍，张木匠一穿上，立刻变成一条金翅金鳞的五爪金龙。龙王还给他一把金豆子，叫他攥在手里，临走时还告诉他：“行雨的时候，千万不兴笑。若是一笑，可就得掉到地下去。”嘱咐完了，就带着他们去行雨。

张木匠混在这群龙里，腾云驾雾，觉得挺有意思。他往下一看，只见山啊，河啊，房屋啊，可美了，像画似的。张木匠心想：龙王也没啥了不起的，咱披上龙袍，不也腾云驾雾？若行起雨来，比龙王还好，哪干旱往哪去。若是我当龙王啊，准保年年风调雨顺，让咱庄稼人年年过好日子。

走着走着，到他们家啦。张木匠往下一看，家乡和别处可不一样啊！地旱得都裂了，庄稼又黄又焦，眼看就枯死了。乡亲们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看着这些，张木匠心里一阵难过，他急忙喊：“下雨！”龙王就呼风布云，下起雨来啦。这场雨这个好啊！大地眼瞅着就由黄变黑，庄稼眼瞅着就由黄变绿，由绿变青，一个劲儿往上长。那些乡亲们也不避雨，都跑出来，站在雨里，仰脸朝天直喊：“好雨！好雨！”张木匠乐得了不得。一会儿，他又看见他老娘乐呵呵地往家抱柴火；还有他媳妇，正挑着一担水，往家紧走。张木匠心里更乐啦，他想逗媳妇一下，就把手里的金豆子迎头冲媳妇抛下去。哪知道，那金豆子一下子就变成雹子，把他媳妇打个趔趄，把水罐子也打破了，吓得他媳妇急忙往家里跑。张木匠一看，可忍不住了，就哈哈一笑。这一

笑可坏事了，他就觉得忽悠一下子，就打天上掉下来啦。

再说下边的人，盼来场好雨，一个个都欢天喜地。等雨过去了，天晴了，出外一看，可就看见了天上掉下来的这条龙。大伙都奇怪得不得了。这时有个白胡子老头见的多见的广，走出来说：“这龙是为咱们行雨掉下来的，他救了咱一方的老百姓。龙离不开水，咱也不能让它干巴死了。”大伙一听，说：“对。”就忙着给龙搭个棚子遮太阳。棚子是用芦席搭的，龙多长，棚子多长。大伙又不住劲儿地往龙身上浇水。就是这样，还是不行。五黄六月天，龙鳞底下，眼角里，都长蛆芽子啦。大伙急急忙忙地挑水浇龙，还有他媳妇，也往他身上浇水。可是谁也不知道这龙就是张木匠；张木匠眼睁睁地看着乡亲们，心里明白，干着急，可就是说不出话来。

等龙王回到龙宫里，一查龙数，才知道张木匠没回来，掉下去啦。龙王有心不管；可是龙宫还斜歪着哪；还有张木匠穿去的那身龙袍，也是龙宫里的宝贝。他只好又派虾兵蟹将去，打一阵雷，下一阵雨，把张木匠接回去。张木匠回到龙宫，咋也没咋的，照样给龙王修龙宫。龙王又憋气又窝火，可又不敢说啥。张木匠这回干活也真上心，把个龙宫修得十分漂亮。

后来，张木匠修完龙宫，回到家乡。乡亲就告诉他说这儿掉下过一条龙。张木匠哈哈大笑说：“那就是我呀！”大伙开始都不信。张木匠就把他怎么去修龙宫，听说家乡大旱，逼着龙王来行雨，又怎么一笑就掉下来了，从头到尾，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又说他掉下来以后，大伙怎么给他搭棚子遮凉，谁谁谁挑水浇他胳膊，谁谁谁挑水浇他的腿，哪家叔叔浇他的头，哪家大爷浇他的尾，他媳妇怎么浇他的眼睛，哪个人说了些什么话……说得清清楚楚，一点也不差，大伙这才信啦。

打那以后，这地方人家越聚越多，变成了大村庄。就因为在这儿给龙搭过棚子，后来，人们就给这个地方取名叫龙棚。

人们一讲起这名字的来历，也就忘不了那个聪明能干，强迫龙王行雨，救了老百姓的张木匠。^①

读者也许会感到纳闷：你一上来就没头没脑地讲了这么一大篇“龙王行雨”的荒诞故事，究竟想要说明什么问题呢？

请读者稍安毋躁。

这个故事实在是很有意思的，若从不同的方面去阅读，将会有不同的收获。研究历史的人，或许可以看到我国北方人民力图战胜干旱天气的长久愿望和乐观精神；研究文学的人，或许可以发现蕴藏在民间艺术家之中的卓越想象和精巧构思；研究民俗的人，或许可以由此推想古代的祭龙风俗留给民众心理的深刻影响；研究地名学的人，或许又可以从中窥见某些地名的演变与民间传说的微妙联系。然而，这一切都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

最能引起我兴趣并使我沉浸其中的，乃是一个很少被人想到的古怪问题——

“这个故事在生物学上有什么依据吗？”

我知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明显违背常识的。因为常识告诉我们，龙是先民们幻想出来的图腾动物，在现实的世界里根本没有它的踪影。谁要想从一个木匠智斗龙王爷的传说故事中，去寻找什么“生物学上的依据”，那就好比石头上种树、枯井里打水，完全是脱离实际的异想天开。

可是，常识就真的那么可靠吗？

五百年前的常识告诉我们，太阳是环绕着地球旋转的；四百年前的常识告诉我们，物体下坠时的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三百年前的常识告诉我们，人体的血液是从心脏流向四肢，一去不复返的；

^① 姜大娘口述，赵勤轩、王博搜集整理，选自《百花点将台》第184~1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两百年前的常识告诉我们,人类与猿猴的亲缘关系,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直到一百年前,常识还告诉我们,比空气重的机器是永远不可能飞起来的。今天,我们还相信这些常识吗?难怪老黑格尔在讲述哲学史的时候,要一再提醒他的听众们:“健全的常识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方式,其中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常识总是为它所不自觉的思想范畴所支配的。”^①

“龙为幻想之物”的观念,是紧跟着近代科学的输入、伴随着反封建主义的思潮一起出现的。应当承认,这一观念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不仅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而且有着科学的合理性。因为它是以生物考古学的某一阶段性成果为依据的,体现了近代科学反对迷信、注重实证的精神。然而,矫枉过正仿佛是思想界革命的惯例。在近代科学史上,为了批判某种神秘主义的观点,往往连同这种观点所依赖的基本事实也一块儿抹杀了,这样的例子早已是屡见不鲜。因此,当我们以十分坚决的态度否定神龙迷信的时候,有必要再冷静地反问一下自己:我们是否已经详尽地占有并仔细地研究过古人遗留下来的全部记录资料呢?我们是否充分注意到了古今环境的变迁,考虑到了构成这一千古谜案的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呢?凭我们现有的结论,能够圆满地解释这种发生在古代文化史上的颇为奇特的动物崇拜倾向吗?

南宋时期,抚州白杨寺有一位不算太出名的法顺禅师,曾经写过这样一首偈子:

顶有异峰云冉冉,源无别派水泠泠。

游山未到山穷处,终被青山碍眼睛。^②

① 《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33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② 《五灯会元·南岳下十五世下·龙门远禅师法嗣》。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首偈子的比喻是意味深长的。游山者大多有这样的体会，随着脚步的不断移动，眼前的景物也在发生变化，方才以为风光阅尽，丘壑在胸，谁知转过一道山岔，忽又发现曲径通幽，别有洞天。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如此，总是由浅入深，回环反复，不可能一次性完成的。在我看来，科学从来不是一种既定的结论，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科学既然在本质上是反迷信和反权威的，它也同样不应当迷信自己的某些阶段性结论。倘若将科学仅仅当作一种结论而不是看作一个过程，那么，再完美的科学结论也会像半道上的“青山”一样，遮挡住了人们继续探索的目光。

我们不要忘了L·维特根斯坦的告诫：

科学是重新使人入睡的途径。^①

① 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第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一章

云遮雾障 龙归何处

假如要从浩若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遴选出一种动物来，最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悠远的历史、宏伟的气势、复杂多变的精神世界以及浓郁的东方神秘色彩，那么，这项桂冠非龙莫属。

遗憾的是，龙——这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崇高地位的动物，在自然界似乎还找不到它的位置。近百年来，学术界在神龙问题上，基本倾向是否定的。凡是自认为已经同迷信思想划清了界限的人，都不会相信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

既然如此，那么，龙的概念又是缘何而来呢？有人说，龙是原始人看见天空中的闪电而引发的奇妙联想；有人说，龙是咆哮的山洪经过艺术加工而形成的生物化意象；有人说，龙是基于云、雨关系的一种功能性解释，反映了原始先民对想象中的司水之神的崇拜心理；还有人说，龙是图腾制氏族社会所使用过的一种族徽，对龙的崇拜实际上就是对蛇的敬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龙的崇拜，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新近出土于辽宁查海古遗址中的龙纹陶片，又将龙文化的起源追溯到了八千年以前。既然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现了龙文化的遗迹，因而将龙看作是一种早期的图腾动物，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殷周秦汉以来的社会，离开图腾制时代已经很远了，为什么崇拜龙的势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有关龙的新传说层出不穷，以至达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呢？有一种颇为圆通的解释：早期各部落崇拜

的图腾形象，大多是崇拜物的本来面目。后来，黄帝氏族在统一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以蛇身为主体，溶入其它动物特征的综合性族徽，取代了各部落原先使用的单一的族徽。这种被称之为“龙”的崭新形象，它的图腾意义已经转化为超图腾的巫术意义，因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更加广泛和更加持久的影响。

无论上述的种种解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显然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是在不需要更多证明的条件下就接受的——龙仅仅出自于华夏族先民们的虚构。然而，当我带着这样一个经由现代科学浇铸而成的观念，去审视古代历史上的诸多现象时，仍不免感到疑云重重。

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一处墓葬中，发现了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蚌龙置于墓主人尸骨的右侧，龙昂首，曲颈，弓身，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蚌虎位于尸骨的左侧，虎首微低，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状如行走。龙为鳞虫之长，虎是百兽之王。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历来以龙虎并举象征着威武和权力。这一文化特征，竟可以追溯到六千年以前，确属前所未有的大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蚌龙的形态同后代常见的画龙非常相似，也是马首、鼉身、鹰爪，而蚌虎的形貌则跟现实生活中的老虎完全相同，并无任何夸张之处。这就不能不使人深长思之：既然左侧的蚌虎是对一种动物的真实模拟，那么，有什么根据断言右侧的蚌龙仅仅是一种作为崇拜物的抽象的图腾呢？

从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的造型来看，“龙”字显然是一个像形字，是对某种动物的粗线条描画。尽管同类字形之间略有差异，但基本形状还是清楚的，龙应当是一种身体较长、能像蛇那样弯曲扭动、后面拖着一条长尾巴的爬虫类动物，它的头部比较大，头上有角，身上时或还画有鳞片和背鳍。有些古文的“龙”字，看上去像一条蜥蜴。研究表明，古文字中有关动物的名词，几乎都是像形字，都是反映古人当时所看到的真实动物，比如虎、豹、熊、兕、象、马、鹿、